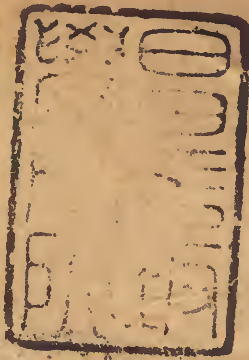


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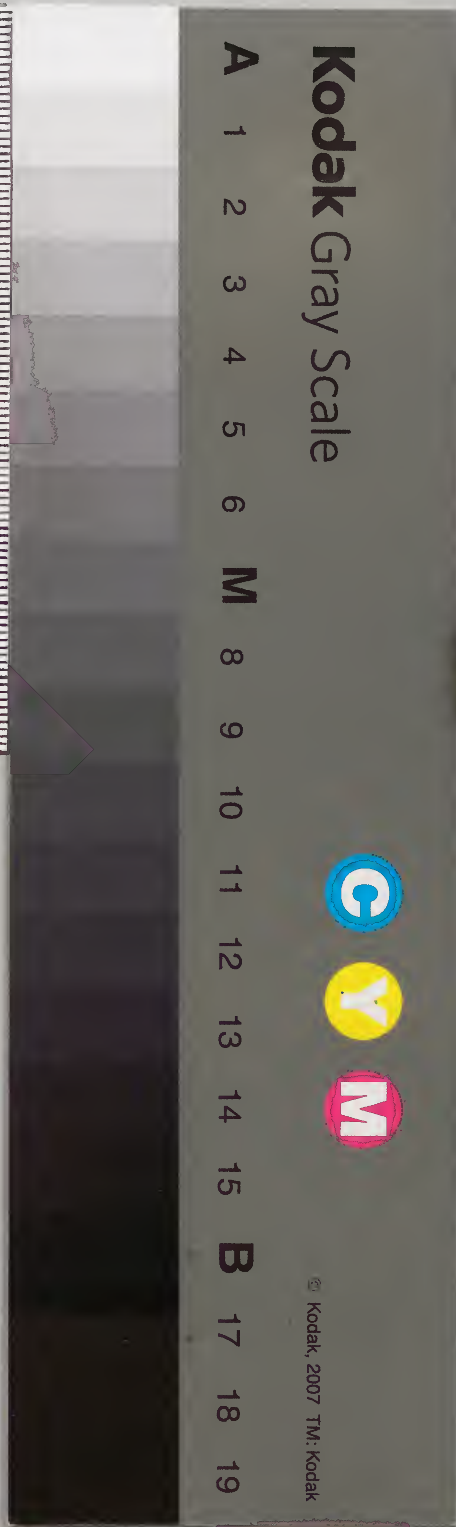
自五十四至六十四



漢書門			
五	四	四	五
二	八	三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四	五	漢書
二	八	三	冊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45
冊數	20(8)
函號	280 59



第八本

四十二之四十八
九七卷

四十二 游雅 高閭

三 游明根 子肇 劉芳

子欽 欽子臨 芳從子思祖 芳從子懋 芳族兄僧利 僧利子世祖 鄭澹子

四 鄭羲

子懿 道昭 道昭子嚴祖 羲兄孫幼儒 伯猷 輯之 羲弟連山 連山孫先護
長猷 義從兄孫季亮 崔辨 子逸 逸子巨倫 逸弟模 楷

五 高祐

孫顯 諱

崔挺

子孝芬 孝芬子勉 孝芬弟孝暉 孝演 孝直 孝政 挺弟振

振子子朗 挺從弟元珍 從祖弟敬邕 敬邕從弟接 挺族子纂 纂從祖弟游

六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昱子孝邕 椿弟津 津子道 逸

七 劉昶

子暉 劉武英

蕭寶寅

兄子贊

蕭正表

八 韓麒麟

麒麟子顯宗 呈駿 從祖弟子靈虬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

漢草文庫

西州學府藏

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
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微士頌殊為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
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
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為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為賊所

贈肆州刺史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
侯有碑在蘇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
中郎閻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閻早孤少好學
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

閻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
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閻與中書令高允
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
南赴徐州閻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閻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
張讜對鎮圍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為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
徙御崇光宮閻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
常者守文之庸王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
章萬祀垂軌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
太上皇帝道光三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破則
淮徐來同齊堯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
荒遐欵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
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

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其
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
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
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
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
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保
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
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
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
之以仁敦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
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
蜿遊鱗奕奕沖訓旣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豈豈

朞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
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
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
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
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永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
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
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
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
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
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
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
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

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
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
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
召羣臣議之問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
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
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
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
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
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
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
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尸耗滅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
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

咸謚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
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隣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
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
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
網須嚴且饑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
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
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
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
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
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
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
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

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
佞可明閻曰竊謂表益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
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
或互有但忠功顯卽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
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閻
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噉然可知高祖
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
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噉
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
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迷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
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閻對閻後上表
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

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
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
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北狄悍
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
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
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
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
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
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
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
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
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

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積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

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闡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與兵叛之蠕蠕王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頗爲

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與軍討之雖不頓除果穴且以挫其醜勢閻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閻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閻對曰昔蠕蠕王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閻遂引愆免寇謝罪高祖謂閻曰蠕蠕使卑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

及其還國果被譖愆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卑提忠於其國使蠕蠕王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太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閻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閻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旣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

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高
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
後閻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
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
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
是政何者爲事閻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
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
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
政出於大夫故詩叙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
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

善之十四年秋閻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
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
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
惟陛下天啟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獻
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叙
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
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
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隣黨以穆之寃庶官
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
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
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
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彘倫斃休瑞並

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
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乘於天理
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
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
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
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
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
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
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徃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
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
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
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

東西隨豐遂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
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
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救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
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
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
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
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
司依此施行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
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
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
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
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

洛陽草創虎旣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尅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閻璽書具論其狀閻表曰南土亂亡僭王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尅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尅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厓夫豈無人以六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原本也三鎮不尅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

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尅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

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閻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
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
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
由晚一月日故也閻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
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
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
邑甫余度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
伊瀝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
高祖曰願從容伊瀝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
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乎豈可
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
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楊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曰漢之名臣

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
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
詔曰閻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勲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
自大軍停軫庶事成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
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閻
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閻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
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
勸兩修恩法並舉閻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
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
遜不聽又車駕南訓漢陽閻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
閻璽書閻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閻累表遜位詔曰閻貞幹早聞儒
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儁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

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辯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餼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閻歷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籬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繪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閻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於家世宗遣使弔慰賜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閻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閻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

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與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竒斯所以絕世而

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
累朝兄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與美矣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鱣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
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爲中書
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叔俱爲主書高
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
每嗟美之假負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
僧景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
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負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
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

西川毛鳳章氏書

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
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
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救南征河西仇城
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
蕭贖絕使冬年今宜通否群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
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旣靖宜還通使明根曰
中絕行人早朝死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贖
我今遣使於與明根往省降侯爲伯不許頻表
是寄故抑

告辨可出流茂服勤累之始委以禮於斯而固辭賢者魏以來首振帝陛下大恩命之令進言物其年以司步挽一乘給勤賜布帛一
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余言歸君臣舉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

乘馬二匹

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

蓬簷歸

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

斛敕太官

進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為造甲

第國有大車

恒望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

十三年卒於

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

布二百匹贈

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

餘年處身以

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

儒老學業特

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

世號高游焉

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

祖賜名焉幼為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

祖初為內祕

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為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

今遷散騎侍

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

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持高祖

欲令遂祿養乃出為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

薨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匡贊歷

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為廷尉少卿固辭

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為畿內大使黜陟

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

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

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為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

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

山也肇諫曰胸山叢余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

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

之眾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

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
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捍危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
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
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
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
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
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
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剋尚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爭非要
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
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
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
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

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余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
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
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
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
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
雖假官號真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
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
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卽位遷中書令光祿
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
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
於吏事斷决不速王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
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頌

軍元義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賜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救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累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錄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

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邑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
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
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
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
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
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
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
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
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
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
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
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未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

於心會蕭頤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
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
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
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
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
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
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晏群臣於華林
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
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剋而婦人笄
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
則婦人髻男子剋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剋笄
之不同也又剋尊故奪其笄稱且反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

則荆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繩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
稱善者久之肅亦以方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
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
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
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
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
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
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教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
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芳憂去官高祖南征死鄒起爲輔國將軍
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
場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
中正行徐州事徙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卽位

芳手加袞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
定咸陽王禧等奉巾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
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
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敦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
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
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媿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
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
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
子官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
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
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
愚謂今旣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

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
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
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
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人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
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
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
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
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
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
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
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
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
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
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
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
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
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
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
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
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
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

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

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

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禰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宰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余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之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旣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整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

高問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

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

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更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章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

卷周官儀禮儀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
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
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
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
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鄆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
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歆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穎縣子

懌弟厥字景興好學疆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
輔厥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
好太后令厥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
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

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
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
經厥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
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厥而誅
之時年五十二

子騭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
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騭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
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歆之死騭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
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
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騭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
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騭前後受敕接對其使
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

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厥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馘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馘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閣粹少尚氣俠兒厥死粹招合部曲就

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

太守員外常侍屢為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

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兗張豹子等率眾一萬送糧鍾離

時思祖為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少

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

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

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修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

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

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

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

奔蕭衍衍以思祖為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寇淮北數年而死

續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萬壽斬晰

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晰子玠於京師數年後以玠為給事中汝陽

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懋聰敏好

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

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

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

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

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
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
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
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逆之曰劉生堂堂
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
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
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儔
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誅賦頌
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
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弟竦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
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竦亦善士興和元
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
治以清靜爲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固
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恂納其女爲
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好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
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徙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余朱世隆等威權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爲適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徐州刺史

子祥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叙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爲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人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既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

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剋荊州留蒲籠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練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斂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黃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諮議參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卒謚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

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育各士之風具重於世不似然矣
立武烈後古軒匪合精為世需宗亦當平之補表也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義

崔辯

鄭義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
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義第
六文學為優弱別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
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
書元石為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義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
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
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
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義言遂策馬徑入其城

鄭義字幼麟

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旣尅城意益驕怠置酒
嬉戲無警防之虞義謂石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
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
乃止明且義齋白虎幡慰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
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
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義曰今張
超驅驅宋本驅作樞市負檐石宋本義聚城會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
當走可超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脩城
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
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剋之
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
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義乘傳慰諭義

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
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
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獻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爲其
傳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之因請假歸遂磐桓不返及李冲貴寵
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
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樂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
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
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
與杯酒齎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
也酸棗令鄭伯孫郵城令童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
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高祖納其女
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謚曰宣詔

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克寵晉直猶立荒公之稱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策昧質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傳行克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尚書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榮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爲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

本將軍兗州刺史謚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儔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徙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千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余之年卿頻丁艱禍每

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爲
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
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
粗置弦誦闕介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
豎爲之歎息有情之事實亦悼心况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
回神紆眄賜垂鑒察石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
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
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爲司州牧
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
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
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疆齊歸義及至戰國紛
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歿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

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
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
范升校書東觀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
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
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
懷擊壤之慶而蠢小聞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
停鑿佇躡留心興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
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
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
國多事未遑營立自今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
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

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脩道以來之遐
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境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
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脩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
識蔽象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
定學令事訖封呈自介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
學合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
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
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襁業俎豆闕聞遂使濟
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
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記淺濫官無
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
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

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
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秘書監榮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
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爲秘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
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
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脩
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
綦雋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賦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
季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仍本
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交賴三州諸軍事闕二將軍
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歛儼之貶也爲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熒風稍行及元義擅權公

為姦穢自此素族各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

有識咸以歎息矣義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

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

白麟孫道慄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

女為嬪出為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

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雋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雋弟幼儒好學脩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歷尚

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

州刺史謚景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于敬道敬德並亦

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

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為悲嘆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為妃出為東平原太守

性清狂使酒為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

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

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為行臺郎

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

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受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合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合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臯男稍遷黎

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字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姊妹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

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充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

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過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眾人擒執至家斃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効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

自結託及余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
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
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
將軍當州刺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
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
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
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
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
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
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
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余朱榮死徐州
刺史余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

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
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
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旣出
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義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爲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
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

出為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為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立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麤鄙薄行好為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

患之普泰中並為余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雁門郡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

騰得為龍驤將軍安州刺史遷舉受財為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

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守

子頊考太和中復為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

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

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

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疆當世為從弟儼所昵除

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

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李冲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合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嘗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官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頗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

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伯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余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嘗隨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威儀整峻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接蕭贖使蕭琛范雲高祖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

騎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欲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救而行賊不信共爇火觀救火未燃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收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卽位假

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遁賊多住郡界歲儉飢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日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

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爲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寅討關隴引模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萬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錄前勲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釋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爲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

推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德都買反獅孤楷村崔楷於時冀定數州

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衆庶斯饑帝乙罰已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烏鹵菽麥禾黍化作藿蒲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旣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惣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寔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爲史起

西之茲地荒蕪臣實爲取不撓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宜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塹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境瀉世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縣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州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

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艦南畝畚菑微事未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臣旣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暨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飢靜言念之吳不違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

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
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
長山東漸巨野項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况今
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趨趨北界鄴下兇燼蠶噬腹心兩
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
効力以弱敵彊析骸煮弩因此忠節但基趾造剗庶事茫然升儲
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
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
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
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
已逼或勸滅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旣而召寮屬

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
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
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
不固虧忠全愛賊獲恥之况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旣新立
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勸兵士撫厲
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
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
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
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
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第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義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奉其家世幼儒合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朋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四十四終

魏書卷五十六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四十五

魏書卷五十七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黃門郎太祖平中山內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謹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脩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邳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

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
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
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
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
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祖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
等奏曰其等聞典謨與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
則尚書其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
錄也夏其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
同立書其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
意而非其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
雖周達不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
聖朝創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

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
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
相從紀得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
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耀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
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
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
記之列而祕府策勲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
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即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
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勲業顯于皇
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高
祖從容尚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
曰昔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

當旌賢
鈞樹德
苟訓之
之選舉
此薄藝
錄而才
可私人
正餘如
國將軍
宜有鬻
一確五
賊之方

以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
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
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
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
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年勤可
撫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
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
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為持節輔
以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
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
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
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

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粟五
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耆雅相祗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
光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後徵為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
於是尚書僕射李冲奏祐散逸准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
詔免卿任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
遵上命曰靈可謚為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襲爵建康
子遷符璽郎中出為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
遣尚書李平為都督率眾討之平以顥彼州領袖乃引為錄事參
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
法顥以為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為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

濟事定顯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飢饉顯爲綱紀務存寬靜甚
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
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
史謚曰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黃門侍郎

顯弟雅字興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錄事參軍定州撫
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
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
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
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

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爲法僧所害時年四十
一朝廷痛惜之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
可重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子出身
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諒造親表譜錄四
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年
四十餘卒

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弟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

吏部尚書父鬱濮陽太守挺幼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頗值飢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所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爲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冲甚重之高祖以挺女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爲昶府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

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已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彞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彞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旣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

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祖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遷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舩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卽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幸世宗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遽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下官雖慚古賢不

伐之美至於自衒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自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年冬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雅如也舊故多有贈賂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板爲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子植除青州刺

史啟孝芬爲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
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
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孝昌初蕭衍遣將
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鄜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
月不進敕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荊州刺史李
神儁爲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爲荊州
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
郡內戍悉已陷沒且路由三鵝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旣少不得徑
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
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并賚馬及綿絹等物後以元義之黨
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孝芬爲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賊
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於時孝芬弟

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陸以郡城爲賊攻略融乃密
啟云孝演入賊爲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孝昌三年蕭
衍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
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
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內頭元義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却之
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
於元義親密過臣遠矣乞對言者足辨虛實靈太后悵然意解乃
有愧色景儁築柵造堰謀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
仁柴集等起戰景儁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
尚書爲徐兗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遠引南賊圍逼
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
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笑圍奔

蕭衍餘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內侵之計敕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爲後援孝芬勒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荊州城囚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荆諸軍事車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西兗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廐等並誅時年五十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權古今閒

以嘲詭聽者忘疲所著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正光初除太學博士莊帝之爲御史中尉啟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肅贊啟爲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衷爲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令尔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知任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啟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典儀注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毋季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度以勉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於關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死於晉陽

孝芬弟孝暉字敬業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彭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爲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蠻首李洪扇動諸蠻詔孝暉持節爲別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之尒朱榮之害朝士孝暉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楫大熟孝暉勸民多收之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諭百姓賴

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

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爲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爲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爲後

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爲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荊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別將

總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
後蕭衍將曹義宗仍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眾
禦之賊皆退散還轉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朱兆入洛孝直
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
祿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直
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沈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於鄉里顧命
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
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斂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之有
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傷操尚貞
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喪紀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

太尉汝南王悅辟行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嚴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直孝政先下孝
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時等奉孝芬盡
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參顏色一
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旣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
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
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餐季自裁之如此者二十
餘歲撫從弟宜伯子朗如同氣焉

挺弟振字廷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爲
祕書中散在內謹敕爲高祖所知出爲冀州咸陽王驍騎府司
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內

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芙蓉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之言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兖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宣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爲荊州請爲驃騎府司馬

孝芬轉西兖州爲驃騎府司馬太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爲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荊州長史久之爲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爲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內以安武泰初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破胡勲賜爵涼城侯尒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鄴惲拒守不從爲子鵠所陷被害世咸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褐奉朝請廣陵王

羽常侍累歷蕃佐入爲司空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遷冀州撫軍
府長史後爲揚州平東府長史帶南梁太守蕭衍義州刺史文僧
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勳賜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
年五十六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中除廣
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軍謚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
仲舒弟季舒給事黃門侍郎
挺從祖弟脩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黎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符璽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祕書郎並有容貌無他才識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晉陽

子讓弟子廉等並伏法

脩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尚書都官郎
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毋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
討引爲都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
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管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
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
夫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曰恭

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

脩和從弟接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
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

王忻然容下之後爲冀州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而卒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
郎襄威將軍旣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爲給事中延昌中除
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爲寧遠將軍廷尉正每於大獄多所據
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
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之體又啟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將領尚書
三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贈司
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叅軍
纂兄穆寬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暹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脩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爲統軍還除員

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判駕年四十二卒

子鴻翻郡功曹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槩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
刺史陳伯之啟爲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
引爲錄事叅軍尋轉司馬及英敗於鐘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
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爲統軍除步兵校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
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
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
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乃移置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說經
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爲良守以本將軍遷涼州刺史以母憂解
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
楊洛德兄弟數爲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柏歸款引爲主簿稍

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獎諭羣氏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爲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孫祿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羣小所辱也尋爲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伏護開府叅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櫓不陌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終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賜改焉母王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戶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

氏

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勲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乃爲圍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城播無精騎三百歷其舟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

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太府卿進爵爲伯景明初兼侍中使恒州瞻恤寒乏轉左衛將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於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見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悅騎兵叅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爲錄事叅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表建等合爲內應遂已篡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

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合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好小黠今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錄事可造移報侃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別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侃為統軍侃叔椿為雍州刺史又請為其府錄事叅軍帶長安合府州之務各所委決及蕭寶寅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賓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啟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之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眾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督南平

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除侃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為稚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為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策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關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剋愚計可錄請為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為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達可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眾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

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各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資軍士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卽逃遁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初除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爲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

州叙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余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卽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合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卽奏行此計於是

余朱兆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顯子領軍將軍剋受擒之顯
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冲
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
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
許及援徵人爲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
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
旨下尚書八坐不許以今況昔卽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
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萬俟醜奴陷東
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大都督余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
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爲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加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莊帝將圖余朱榮也侃與其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

李政等咸預密謀余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
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章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
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納一人身歿冀全
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幽州刺史

子純陔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性寬謹初
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
禁闈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
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
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
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

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官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趣鄴至礮碣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千五百匹坐爲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爲楊靈珍所破降於蕭鸞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氏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爲羣氏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氏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

屠各陳贍等聚衆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水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窺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遂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贍傳首人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惟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

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
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
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
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
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永平初
徐州城人成景儁以宿預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剋而返久之
除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
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
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刑巒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除名爲庶
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新律旣班不宜雜用舊制詔
依寺斷聽以贖論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
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

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
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統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
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
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
閑月卽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
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爲御史所劾除名爲庶人
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
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又兼尚書
右僕射馳駟詣并肆齋絹三萬匹募召恒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
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幽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
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夤元恒芝諸軍爲賊所敗恒芝
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夤後至留於逍遙園內收集將士

猶得萬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幽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內外得七千餘人遣兒子錄事參軍侃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其統內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卽擬授椿遇暴疾頻啟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夤不籍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啟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啟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鄜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幽三

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余朱榮東封葛榮詔椿統衆爲後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爲顥所擒又椿弟順爲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北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每辭遜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乘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

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歔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常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

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救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泰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閒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

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
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脫
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
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
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僕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貞小
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
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
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
也汝家住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
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
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
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

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
踰年普泰元年七月爲余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冤痛
之大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啓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
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
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
爲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
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
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
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
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滂則從其滂伯
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

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輔導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久之轉太尉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義靈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責之义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

男不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义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义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造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义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义之廢太后乃出昱爲濟陰内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义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义旨就郡鑠昱赴鄴訊百日後乃還任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爲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内空虚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

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鹵與賊相對若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顯軍稽緩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爲雍州刺史徵昱還除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侵寇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別將劉馘擊破之臨陳斬靈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

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爲南道大都督鎮樂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侗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繫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其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且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表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

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剗腹取心食之顯旣入洛除昱名爲民孝莊還宮還復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余朱榮之死也昱爲東道行臺率衆拒余朱仲遠會余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巒中潛結渠帥謀應齊獻武王以誅余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爲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累遷直閣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出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州還遇

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股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爲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脣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仲宣弟測朱衣直閣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

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爲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沖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闕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繖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相祇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寵每相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又爲直寢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直閣將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

還都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大尉威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者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齎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瀆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毋憂去職延昌末起爲右將軍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

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
示其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還除北中郎將帶河內太
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
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
以本官行定州事旣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假
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
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
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旣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
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
固稱賊旣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
城賊夜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
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

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
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爲左衛尋
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
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
諭令其還業於是關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薛脩禮杜洛周殘
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脩理戰具更營雉堞
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
兵漏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楊
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
等書曉諭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
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
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

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
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
給津隨賊中首領閒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旣而杜洛
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邑一千戶將士
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
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
而出詣蠕蠕王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論阿那瓌遣其從祖
吐豆發率精騎一萬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持疑
遂還津長史李喬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
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
津曾與喬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喬大慙典守者
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爲榮所拘守榮破始得

遠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
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書又除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除吏部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
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洒
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邨流
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余朱榮死也以津爲
都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
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
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余
朱兆等便已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
以子逸旣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
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余朱仲遠

已陷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
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謚
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
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
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爲光祿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
北兼黃門郎詣鄴參行省事尋遷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亦被
害於洛時年四十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謚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
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爲賊攻逼逸請使於余朱榮徵師赴救
詔許之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

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
寢宿於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
以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爲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
東將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晷不食夜分不寢
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
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于犯時
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
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
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
尚書令臨淮王或以爲宜貸二萬詔聽二萬逸旣出粟之後其老
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

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閤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余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曰貞

逸弟謚字遵智辟太尉行參軍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爲余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謚弟遵彥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津弟暉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騎侍郎直閣將軍本州太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衛將軍

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

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
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
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隆
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
已下詔付有司檢聞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
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云楊家實
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
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弘農公謚曰簡父
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廷尉正爲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
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史還爲
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以彊濟稱後爲撫軍將軍

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卿尋爲華州中正
加左將軍儉與元顥有舊及顥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宮坐免後
以本將軍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普泰初
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中以本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
陷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爲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稍遷散
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爲散騎常侍
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門侍郎

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衛將軍又除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輕薄無行爲人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終

西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終

魏書卷五十九

西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籤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啟法生懼禍走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並不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雖學不淵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啟

皆其自製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劉彧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顯祖詔昶與彧書爲兄弟之戒彧不答責昶以毋爲其國妄宜如春秋荀瑩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與彧書昶表曰臣植根南僞託體不殊秉旄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彧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難奪爲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脩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伏願聖慈停臣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國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訶詈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每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能斂容涕泗

悲動左右而天性偏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蕭道成殺劉準時遣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剋蕩兇醜翦除民害氛穢旣清卽胙卿江南之土以興蕃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其毋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歎後昶恐雨水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遊導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堂昶啟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蔭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然

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之始願垂曲思處臣邊戍招
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
累紀本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爲愧出蕃之日請別當
處分後以昶女爲鄉君高祖臨宣文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旣而引
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
遺小國之臣况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對曰陛下道化光
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覲天闕臣猥瞻盛禮實忻嘉遇高祖
曰武興宕昌於禮容並不閑備向見集始觀其舉動有賢於彌承
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興最爾豈不食榘懷音又爲
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
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因奏曰
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高祖亦爲

之流涕禮之彌崇蕭贖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
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
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
以其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曰時契勝殘
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
復爲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齋宇山池
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緩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
喧猥內外姦雜前民舊吏莫不慨歎焉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
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爲公私
費害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宮高祖遣侍中迎勞之昶討蕭昭業
司州雖屢破賊軍而義陽拒守不剋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在彭
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尅殄兇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

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刻而還豈但卿也十月昶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朝因月且欲評魏典夫典者爲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平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佈元凱昶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惟髣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恒無公

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下之諫爲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已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卽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錢百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卬故事謚曰明

昶適子承緒王所生也少而疴疾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贈員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並皆疎狂昶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爲世子襲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

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
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疎薄公主公
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
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之理請離婚削
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爲言於太
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
公主誠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媼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
姑陳留公主共相扇獎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主墮床手脚毆蹈
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
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
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崔
光曰向哭所以過哀者追念公主爲輝頓辱非一乃不關言能爲
隱忍古今寧有此此所以痛之後執輝於河內之溫縣幽于司州
將加死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四年
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爲統軍在壽春坐謀殺刺史王
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通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
內附自云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
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內太守而昶不以爲族親
也

蕭寶寅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竊位封寶寅建安
王寶卷立以爲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昏狂其直後
劉靈運等謀奉寶寅密遣報寶寅寶寅許之遂迎寶寅率石頭文
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

尚及建業城城上射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寅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自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僭立以寶寅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王蕭衍旣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寅以兵守之未至嚴急其家闈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寅具小舡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屨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二人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得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戌戌王杜元倫推檢知寶寅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

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寶寅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嶮履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預備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世宗以寶寅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入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

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彊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寅雖少羈流而志性雅重過碁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寅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三月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寅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寅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寅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寅又表求征乃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逐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與英狼狽引退士卒

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寅守東橋不固軍敗出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寅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實寶寅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寅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暉親燭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胸山戍以琅邪戍主傳文驥守之得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寅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迭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內挺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寅對曰讐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勅以清王略聖

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寶寅
全師而歸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
將軍冀州刺史及太末賊起寶寅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
滅之靈太后臨朝不師蕭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
徐除寶寅使持節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封梁
郡開國公寄食濟州徐之患寶寅於堰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
將軍劉智文虎威聚破賊三壘殺獲十人斬其直閣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
滅衍將垣孟孫張儁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叵寶寅遣
府司馬元達統軍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等奔退乃授左光祿
大夫殿中尚書寶寅又遣軍王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

賊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眾驚擾自殺害者甚眾寶寅還
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關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
荊州刺史不行復為殿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寅
曰謝齊建安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
絕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
以弱為疆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
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於內
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覘重圍累日一鼓魚
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勦力盡心內外大勲不報
翻懼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
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
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眾樊鄧會踰孟

津本欲翦除梅蟲兒如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
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暉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
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如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
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
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
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
正爲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
村一里若小相訓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
戍不與校計繼伯旣得如此濫竊彌多今脩此堰止欲以報繼伯
侵盜之役旣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
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眞
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比眾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

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兒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
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
鷄寶貨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答寶貨志存雪復
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爲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
刺史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
勤於政治吏民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
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
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
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蒞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
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旣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
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羌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
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騫於多門

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余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各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制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質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之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升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

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斲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覲覲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

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孰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

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待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譚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彘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槓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定時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劄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相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條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

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况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
江表自安毒醜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
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
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
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避賁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藁街
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鍊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
渠款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柄會稽賴宰嚭以
獲立漢困彭宋寔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錄其情
哉欲明責以示後况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
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以臨
羣后腕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爨結禍深痛
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

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
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
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旣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
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處鴻等率衆寇揚州詔寶寅爲使持節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旣而揚
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退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
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
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阿胡爲太子
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
陽王遣天生率衆出隴東攻沒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
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率所
部東行將統爲大都督西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餞之寶寅與大都

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于小隴軍人採掠
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討高平賊帥萬俟醜奴於安
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
保於顯親聚眾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
資其土馬還征秦州大敗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
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眾身自拒戰又大奔敗伯度
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
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寅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
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
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寅不
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寶寅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
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

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矣三年正月除司
空公出師旣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安收聚離散
有司處寶寅死罪詔恕爲民四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
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
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
粲據州請降於寶寅十月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
封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軍
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
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寅謂密欲取也彌以憂懼而
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寅密遣其將郭子
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
冏是月遂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

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
孫稚討之時北地人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寅寶寅
遣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為遐所殺又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
會子恢為官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
此勢挫還圖寶寅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攜公主
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
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永安三年都督朱
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寅並送京師詔置
閹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
神儻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
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
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帝問其故道習

曰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
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恕之寶寅敗於長安走為醜奴
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洪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
僕馳牛署賜死寶寅之將死神儻攜酒就之以叙舊故因對之下
泣而寶寅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
公主攜男女就寶寅訣別慟哭極哀寶寅死色貌不改寶寅有三
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寅反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
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感凱之
天平中凱遂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
寶寅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寅改焉初蕭衍滅寶卷

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言衍仍納之生贊以爲巳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如常夜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爲衍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芮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話等既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蕭衍衍命贊爲南兗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廷明臨淮王或討之贊便遣使密告誠款與寵話夜出步投或軍孝昌元年秋屈于洛陽陸見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寅于時在關西遣使觀察聞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戶及寶寅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尔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

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爲都督齊濟西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寶寅見擒贊拜表請寶寅命尔朱兆入洛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還京尔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起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倣儻猶見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洛遣黃門郎鹿念護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爲子祔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州王宣達子也正表長七尺九寸眉目疎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衍以爲封山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官洗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爲子旣而封爲西豐侯正德私懷

忿憾正光三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
衍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知丹
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德有恨於衍密與交通許推爲主
正德以船數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衆次廣陵
聞正德爲侯景所推仍託舫糧未集盤桓不進景尋以正表爲南
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柵斷衍援軍又
欲遣其妾兄龔子明進攻廣陵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
前廣陵令劉援襲擊破之正表狼狽失據乃率輕騎走還鍾離武
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爲質據州內屬徐州刺史高歸彥遣長史劉
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勳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食邑
五千戶尋除侍中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大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賚
豐厚其年冬薨年四十一贈侍中都督徐揚兗豫濟五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並如故謚曰昭烈子廣壽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寅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
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尪疎喪
其家業寶寅背恩忘義竟其心此亦戎夷影狡輕薄之常事也
大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
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讐賊籠祿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
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五夷禮命大享各款亦以對焉

蕭贊嗣襲魏且卿去警 煇謂新帥蔡顯成或生計吉凶之味奇也
大重其罪與醫其門至 今世子以宗豎琳越越味具慧惡之蓬云
其家業實資昔恩欲美 其其心此亦大夷深交彈董之常事也
附押丁知當丑遇難 女之志無難墓之淵味能午以爽
史曰曰隆既許發對顯 蕭黃寸烟之翁道潛羅鼠湯委命土園具
壽

魏書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 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
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為東曹主書高
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
征南慕容 曰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
麟諫曰今 知踐偽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
范陽之計 勿敵在前而便坑其眾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
難剋日久 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
皆令復業 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為

魏書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卷六十

冀州刺史

耀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

軍資無乏

白耀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

門侍郎乘

招慰徐克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

州刺史假

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

公仗節方

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益不

得已而用

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各當以

卿應之普

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

表曰齊十

自屬偽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

并職從省

守宰闕任不聽士人監督稱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局

任甚少涉

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為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

望增置吏

員廣延賢詁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

茲朝議從

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

經國立治

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

滋茂禮教

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

與孝悌均

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

遊食之口

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

故頃年山

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

人不勸素

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味且憂勤

思恤民弊

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是不暇食蔑以為喻上垂覆載

之澤下有

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

日久豐穰

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

娶為費會

多貴富之家童妾袷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餽糟

糠蠶婦乏

知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

於市里衣

良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是在於斯愚謂凡珍

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以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長子興宗丁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空高允奏為祕書丞著作事中山王馭貴寵當世關為文遷祕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為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及元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為之憂悴屏處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义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擿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辰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汗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义皇姨之壻權勢倏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

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大
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又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
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
住殿西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
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
離隔二宮考闕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
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
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貞非但蘊藏胸襟實乃形於文
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日十篇分卷二十旣欲彰忠心於萬代
豈可爲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又籍寵姻戚恃握兵馬
無君之心實懷早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
罰之詔一出於義各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

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
國臣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
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
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義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
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
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
臣等痛恨終身抑爲聖朝懷慚負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見宜臬諸
兩觀滂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
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
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
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怨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
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閭闔於茲六載且號白日夕泣星

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
今幸遇陛下敷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
陳乞報寃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割騰
棺賜义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
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
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
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
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
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弼
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爲榮旣元
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尠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
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

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
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初爲侍讀
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
力時以祭酒閒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
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
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
未婚後遂與寡姬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歷年
不罷子熙因此慚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爲
侍講尋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
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各各讀一遍隨卽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卽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徃冬輿駕停鄴是閒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秩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

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官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闐闐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

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獻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
蓄神養性願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
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
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
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
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
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
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
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
自墜於阜隸矣是以大才受太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
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
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卽先叙之

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
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
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
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
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
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
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
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
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
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大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
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
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不

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賣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胤任意所從其走起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

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膏梁華望接閤連薨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僞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旣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

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
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
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
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
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
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誼囂之
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啟乞
宋王劉昶府諮議參軍事欲立劾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宗
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
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濶若求之當世文學
之能卿等應推崔奉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
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合校卿才能

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
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
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都
惟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慚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
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
述帝載裨暉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魏魏之功上覩陛下明
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
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
贊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爲著作僅名
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
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晒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
儀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

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相與量之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梁兒地爲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爲治冲曰若欲爲治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傳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諸賢救之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曰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旣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書監令之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

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一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爲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糾或長弊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

致愆才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
狠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闕并禁問訊諸王顯宗既失意遇信向
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
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駑厠羣龍如何情願奪廳
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屈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
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
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赧陽勲賜爵章武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麟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于
涼州祖父肇呂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
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
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

可以經世駿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
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真喪昞曰卿
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
大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作拜著
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爲任城王雲郎中合進箴於王王納而嘉
之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
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籍後
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羣
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
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
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覲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未高
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

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
魏昔與燕婚旣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
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
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
祕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
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
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
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
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
輔爲至勲吳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旣無文於遠代魏晉亦
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
軌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

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泐襲然當時思
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
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
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
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所以勸誠將來垂
範萬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筭天回
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羨宜先遣
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
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
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
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
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遺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

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笑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頽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誠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沒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強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俸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

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注注獻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縑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青蕩民百憂百憂旣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戶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羿浞爲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

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
含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
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
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
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羌之毫釐千里
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
時鹿車而運廟笑失思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
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眾盈川民之從令寔賴衣食農
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
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臬谷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
瞽敢獻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介
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載之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

業終於無爲十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
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
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
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乃遺
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躒葬有感而然士安
遽條頗亦矯厲今世旣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
器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
其疾敕御史徐謩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
子靈虬爲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器朝
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製文
筆自有集錄駿六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荆州府主簿始駿從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年亦以文辯關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啟請得擢為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總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為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啟申為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為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為酒困久去官祿不免饑寒屢詣尚書乞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為著作郎以崔光領任勅令外叙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

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